

带一本旅情书，忘记此处。整理心情，去往梦想的远方

你需要的，只是一个背包、一本书、

和一颗期待旅行的心

【旅行恋歌·带一本书去西藏】

读《藏地情书》。

免费游世界最大的峡谷——雅鲁藏布大峡谷

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藏

悦读纪

悦读纪

悦读纪

悦读纪

悦读纪

悦读纪

悦读纪

悦读纪

悦读纪

悦读纪

悦读纪

悦读纪

悦读纪

悦读纪

悦读纪

悦读纪

悦读纪

悦读纪

悦读纪

悦读纪

悦读纪

悦读纪

悦读纪

悦读纪

悦读纪

悦读纪

悦读纪

悦读纪

悦读纪

悦读纪

悦读纪

悦读纪

悦读纪

悦读纪

悦读纪

悦读纪

悦读纪

悦读纪

悦读纪

悦读纪

悦读纪

悦读纪

悦读纪

悦读纪

悦读纪

悦读纪

悦读纪

悦读纪

悦读纪

悦读纪

藏地情书

Love in Tibet

爱情，和西藏一样，我们只能在她的臂弯里小憩。

而不能长久地沉醉于此。

在这个离天空最近的地方。

我们的爱情会像雪山一样纯净永恒……

梅生等·著



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地情书









榛生等·著

藏地情书

吉林出版集团
有限责任公司

特约监制：韩志 王宇
策划编辑：韩志 李文峰
责任编辑：赵锋 奚春玲
特约编辑：李文峰
装帧设计：悦读纪·石巍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藏地情书 / 榛生等著；—长春：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2010.6

ISBN 978-7-5463-3059-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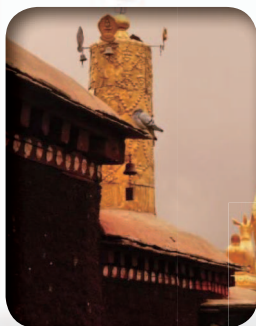
I. ①藏 II. ①榛 III. ①短篇小说集—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0)第095615号

书名：藏地情书
著者：榛生等
出版：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地址：长春市人民大街4646号(130021)
印刷：北京大运河印刷有限责任公司
开本：880mm×1230mm 1/32
印张：7
版次：2010年5月第1版
印次：2010年5月第1次印刷
书号：ISBN 978-7-5463-3059-4
定价：25.00元

(如有缺页或倒装，发行部负责退换)





目录

Contents

19

断层世界，白玛

文/叮原

18

这一世，为爱而生

文/平卓

18

纳木错——前世温柔的情人

文/于果



- 16 西藏，今夜请将我遗忘 文/陶喜宝
- 14 再见，香巴拉 文/孙佳
- 12 爱——在西藏轮回 文/阿依黛
- 10 谁动了我的琴弦 文/天天
- 07 拉萨以东，爱情以西 文/陈欢
- 02 和爱情告别 文/秋小雨
- 01 静待格桑 文/摩卡
- 00 T264，悲伤准时抵达 文/榛生

文 榛生

T264, 悲 伤

准时抵达



此时，丁枫和央金走在拉萨和那曲之间的那条公路上，
深夜十一点，没有人烟，
风沙与沃草托起一颗朴素的月亮，远处的雪山也许在微微崩解。
他们一个向南，一个向北，
如果除掉中间相距的那50公里的话，
他们此时应该正四目相对，或者，一个被另一个紧紧地拥着。

始

丁枏坐在T264次列车第14节车厢72号座位，手里拿着一只电池即将耗尽的手机。“这些天是我一生难忘的日子，因为你。”按下这几个字后，他想了想，在“因为”前加了一个“只”字。过了一会，他又把这句话删掉，改成“再见”，最后，他把整个句子改成“我们忘记彼此吧”，填上了接收人的手机号码，拇指放在确认键的位置。

停了一秒。

他还是把整个短信都删掉了。

1

并不是每一列火车都会发生故事，但火车上的每一个人都有属于他们自己的故事。

T264次列车从广州出发开往拉萨，全程4980公里，耗时三天三夜。丁枏的硬座车票451元，那是他最后的一笔钱。因而上车后，他没有钱买东西吃，只好不停地

用手里的一只矿泉水瓶子接开水喝。火车从中国南部往北开，到郑州后西折。到了第二天下午，原来的乘客大部分都已下车，座位上慢慢多了新的面孔。车到西宁，一位藏族少女坐在了丁枏对面。

火车继续开动时，丁枏的眼前出现星星、斑点、很多块状的闪电，外面阴雨的天色是鸭蛋壳那种浅青，但在饿晕的他看来是枣红色。他想伏在桌上睡觉，却被少女手中的苹果吸引。苹果，一只绿苹果，散发的香气被饥饿的鼻子夸张过滤，一定很脆，甜而微酸，汁水充沛。丁枏咽了口唾沫，喉结狠狠地上下滚动一次。

或许是他饿狼一样的目光令少女心生惧怕，或许是天生好客与仗义的情怀使然，少女把拿苹果的手转了个方向，手心向上摊开，苹果完整地接近丁枏的鼻尖。

他那天一连吃了藏族少女七个苹果，吃完，打了个发酵的饱嗝，他说谢谢。

2

每一列火车都有它所到达的终点，但并不是每一个人都有他必去的归途。

丁枫站在拉萨街头举目四顾，日光白得像巨大的电焊光，把人熔进去，变得非常渺小。其实没有想象中繁华，也没想象中苍凉，拉萨就是一座城而已。丁枫在人群中慢慢行走，那藏族少女从他身后经过，提着为数不多的行李，与他擦肩而过。少女步子很快，光脚穿一双有刺绣的布鞋，她有栗子颜色、细瘦有力的足踝。

她走远了，越来越远了，她那袍子的一角在他眼中慢慢褪成一抹淡红。丁枫觉得自己又饿了。

生存是一个非常现实的问题，想吃饱，得有钱。他没钱，那么就得上街去赚钱。他来到一家羊肉面馆的门口，问那店里的伙计需不需要打杂的。但他显然问错了人，伙计是不可能决定留不留你的，他们每天只管和面、擀面、切面，早就腻烦透了。此时，上好的消遣来了，那两个显然缺少教养的男孩带着一脸粗野的调谑对丁



丁枫站在拉萨街头举目四顾，日光白得像巨大的电焊光，把人熔进去，变得非常渺小。

她走远了，越来越远了，她那袍子的一角在他眼中慢慢褪成一抹淡红。

枞嚷：“来，说说，你能干啥？”

“什么都可以做。”

“喔，那把这桶炉灰倒了去。”

“倒了，就收我吗？”

“收，收，一定收！”

丁枞提着沉重的铝桶，走了一段冤枉路后，将垃圾倒在一站路以外的垃圾站。回来时，那两个男孩正在说笑。“我倒好了。”丁枞放下桶，当中一个男孩过来推

步入餐厅。“给我下一碗羊肉粉，多加辣子。”

两个少年停了动作，先是一呆，瞬间变得兴奋，开始嬉皮笑脸起来。显然，他们被那红袍子的少女给迷住了。一个下粉，一个切肉，故意忙得死去活来，其实不过是为了让少女赏他们一眼注视，虽然明知那目光有多么傲慢。少女满头细辫，以小颗的绿松石装饰，脸色是奇异的

其实阳光有很多种，就像梵高的画，除了向日葵的黄，鸢尾花的紫，还有星空的蓝。

他肩膀，“谁让你倒的啊？那是我们还没烧完的煤！”另一个则说：“没办法，你再捡回来吧。”

“你们怎么不讲理？”

丁枞感觉喉口掠过一丝甜热，胃在打滚。他退后一步，开始迎接两个少年毫无理由的毒打。就在这时，一个红色的影子

浅灰，既无光泽，也没瑕疵，像一块整洁的亚麻。她始终垂着母鹿般的大眼，那热气腾腾的羊肉粉端上来时也没激起她旁的表情，她只是非常静，非常定。

满满一大碗，两个少年为了讨好美人加量不加价，三个她也吃不完。她抬起头了，准确地找到丁枞的眼睛，她向他绽

开一个破例的微笑。这个微笑里，只有诚意，毫无轻蔑。两个伙计认为丁枞不劳而获地发了一笔精神上的大洋财，他们更恨他了。

“坐过来嘛，一起吃。”少女像招呼老朋友那样，顺手把羊肉粉的三分之二拨进一只空碗。两个伙计终于认输了，败给了一个他们觉得完全没有胜算的家伙。他们只好灰心扫兴地把锅铲敲得当当响，用这种无聊又粗俗的举止表示抗议。

如果食物真的能够让人感动到哭，丁枞的眼泪绝不仅仅是辣出来的。那是他生命中吃过的最美味的羊肉粉。

一阵小风吹进店铺，少女紧了紧袍子，袍子上就拓出了书本、笔的形状。她大概是嫌它们硌着自己了，就一股脑儿掏出来，摊在桌子上。

“为了它，我拿自己的生命去冒险；由于它，我的理智有一半崩溃了，不过这都没关系。”丁枞说。少女眼睛一亮，

有点不相信又有点惊喜地看着丁枞，“你看过？”

“嗯，大学的时候碰巧读过。《梵高传》里我最喜欢这句。因为它最能代表梵高的精神，也最能代表……”

“爱！”两人几乎是异口同声。

扑哧一声，两人都笑了。

丁枞抬头看着这位藏族少女，他忽然发现她的笑真嫣然，像一道阳光，把这个世界照得很明媚。他原来以为他的世界只有一种阳光，现在他忽然发现，其实阳光有很多种，就像梵高的画，除了向日葵的黄，鸢尾花的紫，还有星空的蓝。

3

每一列火车都要按照既有的轨道行驶，单向而规律。可人生呢？人生的轨道是一张网吗？

如果不是童年时代第一次乘坐的那列火车将丁枞带出家乡的小镇，他也许至今都安守在一个叫清远的地方，守一亩

鱼塘，种几畦韭菜，听听夜雨，下下象棋，打发完闲散的一生。丁枞20岁时考上大学，同一个夏天，他母亲因劳累过度中风，从此不能再工作。母亲把一笔钱交到丁枞手里，一共是五万。那不是银行卡，而是实实在在的五叠百元钞。“妈就这些钱了，你看够不够，花完这些钱，一切就要靠你自己了。”

钱真的很重，即使只是五万元，装在包里拿去银行的路上，都觉得沉甸甸的好像铅。钱不过是纸，可是纸怎么会重成这样？丁枞有时候真的不能明白。

丁枞10岁那年跟妈妈坐火车到广州，妈妈晕车，他照顾在左右。满车的乘客都夸他懂事。他们在广州租了一间小屋住下，妈妈去上班，每周回来一次，丁枞学会了自己做饭，洗衣，修理家具和电器，以及捉老鼠。他们租住的那房子很老很旧，老鼠繁衍得子子孙孙无穷匮也，其祖死于捕鼠夹，其父死于老鼠药，但是新生的小老鼠却还是层出不穷。子孙们多了竞争激烈，丁枞经常听到老鼠在天花板上打架，为了争母老鼠，或为了争吃的。丁枞发明了用弹弓射击老鼠的办法，他手法神准，小石子打老鼠的头，如果没





有一击致命也至少是严重脑震荡。

丁枞和老鼠们一起度过那一段童年。丁枞的妈妈在一户富人家里帮佣。丁枞没有爸爸。

佣人是不可以带子女一起入住主人家的，丁枞明白。但他长大了，他的胆子也大起来了。一个周末，他跟踪妈妈来到那户人家。游泳池就有他们家三间屋大，游泳池里，泡着一个漂亮的娃娃，不，那不

是娃娃，是个女孩子。她的泳衣不是孩童的样式，而是女人味的比基尼，三点式。她优美的身体还没有发育，但却足够吸引丁枞那样一个没见过世面的少年。她瞪了他一眼，她有双最紫的李子那样紫的瞳仁。

女孩去够漂浮在水面上的一只橡皮鸭子，她的手臂太短，鸭子没够到，她栽进水里，心慌了。这会儿，她没什么好牛的

了，她在水里扑腾，喊救命。夏日的午后，少年的身体斜切进蓝色的游泳池，像一束光。

他后来被破例留在那富人家中，四年之后，14岁的丁枏和17岁的韵媿成了朋友，但这件事除了他们俩以外没有别人知道。韵媿的爸爸常常豪宴宾客，香港人，泰国人，马来人，新加坡人，跟不同的朋友喝不同的酒，有些酒尝了一口就不要了。韵媿就帮丁枏把剩酒偷出来，在她看来，这是非常好玩的游戏，而对于丁枏来说，这是捞外快的机会。他把剩酒卖到酒吧，把赚到的小钱攒起来。就这样，韵媿15岁生日时，丁枏送了她一条金项链。

“真老土，送你妈还可以。”韵媿拈着那条金项链，就像它是屎，她甚至快要捏住鼻子了。

丁枏并不在意自己的品味被她嘲笑，而是气馁这条项链即使她喜欢也不过是羊毛出在羊身上而已。第二天他看到项链被

韵媿戴在了白皙的脖子上。金子，确实把她的美丽映衬得有点俗气。

4

火车的动力可以靠蒸汽、煤或者电，而人生的动力是自由、爱和信仰。

央金拔起草原上的金线菊，连同根部的泥巴一起抛向远远的水坑。下过雨的夜晚，月亮近在眼前，像一只巨大的白丝绸降落伞。央金对丹巴说：“我不喜欢你，你要是非逼我，我就去死。”

丹巴说：“喜欢不喜欢没关系，成亲以后就好了。”他笑了，笑出一个粗汉子满嘴的白色蠢牙。

“不喜欢怎么能成亲？”央金每说完一句话就屏住一次呼吸，她用这种方式完成与丹巴的隔离。

“我妈不喜欢我爸，他们也成亲了啊。”丹巴上一步，试图与央金保持一个亲密的距离，但他发现他永远都做不到。





央金倒退着走，最后退成了逃，步子把脚下的金线菊踩得粉碎。

“央金不要闹了，成亲吧，好不好，央金。”

“丹巴，对不起，我得走了。原谅我，我会从拉萨一直跪拜到那曲，整整十二公里我为你祈福，只要你别再找我。”

丹巴不再说话了，他跨上他的黑色骏马。马刺狠踢马肚子，那马一声惨嚎几乎是飞了起来。央金走上公路，扬手搭到顺风车，爬上去，坐稳了。从此以后，他们天各一方，不再是那对有姻亲协议的女娃和男娃。央金是这么认为的，她在车上睡着了。

其实，这门亲事除了央金以外人人看好。男方家拥有方圆30里的草场，成千上万匹牛羊；女方家做藏药生意，高原上，谁没吃过她家卖的虫草、藏红花？财富累叠财富，可以确保万世永昌。

毁婚这事如果非要怪谁，那只能怪读书。央金并没意中人，但她却是在爱着的。她爱慕的是书里一个个难以相见的形象：嵇康，李贺，海子，梵高，艾略特……央金觉得，那样的男子才是值得去追隨的，他们清晰而生动，活在她的脑子里许多年。

此时，央金望着正在狼吞虎咽的汉族少年，忽然觉得他似曾相识。她没有惊动专心致志的丁枞，布鞋子轻轻踏在石板路上，离去

